

《飄》的玻璃杯

在網上刷到美國經典喜劇《成長的煩惱》（Growing Pains）。該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被譯製引入中國內地，成為八〇後的童年記憶。有一集，Mike 拿到兩張搖滾音樂會的票，被同學問是不是約了女生去看，Mike 支支吾吾承認是和爸爸去看，被譏笑「老土」。Mike 辯解：爸爸「是個冷靜的人」。

這未免有點「達和」。因為「冷靜」顯然無法反駁「老土」。查看英語原版，原來 Mike 說的是：「He's cool guy.」爸爸是個很「酷」的人，這就有力反駁了「老土」。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內地，「酷」還是個陌生字眼。所以，「cool」就被譯成了「冷靜」。

這讓筆者又想起另一件事。小說《飄》開篇，斯嘉麗和雙胞胎兄弟出場：「the twins lounged easily in their chairs, squinting at the sunlight through tall mint-garnished glasses……」最早的傅東華譯本，譯為「眼睛瞅着由高玻璃窗照進的陽光」；戴侃、李野光的譯本，則作「斜睨着從新裝的玻璃窗透過來的陽光」。但，「mint-garnished」哪裏去了？有些譯本倒是沒漏掉：「透過由薄荷屬植物裝點的高大玻璃窗斜睨着陽光。」但是，這還是人話嗎？蹩腳的「機翻」，譯者自己也不知所云。而傅東華等人略掉這個詞，估計就是解釋不通到底是何畫面。

其實，此處「glasses」譯為「玻璃杯」更貼切。近年來的有些新銳譯本，已「撥亂反正」。早在一九三九年改編的電影《亂世佳人》裏，雙胞胎兄弟就是各端着一杯放着薄荷葉的酒。透過手中「玻璃杯」看着陽光，這才是真正的慵懶悠然；「玻璃窗」，境界就差遠了。而當年的譯者等，或許離這種情調也太遠了。人，想像不出超出認知範圍的事。



瓜園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我何其渺小

人何以在自然面前忽然變得輕盈、自在呢？

在《判斷力批判》一書，康德解釋什麼是「崇高」。他認為，崇高不在山嶽、不在暴風、不在無邊海洋之中，而是在人的心裏。自然只是引發契機，真正完成崇高經驗的，是主體自身的心靈活動。

康德繼承了朗吉努斯與博克對崇高的討論，卻不再滿足於視崇高為外在對象的震撼力量。在康德眼中，自然的巨大、無限與無形式，首先帶來的不是愉悅，而是一種阻滯：想像力試圖把握對象，卻發現任何尺度都不夠，任何形象都不足以容納眼前之物。這一瞬間，人感到自身的渺小、無力，甚至是不快。

然而，正是在這種不快之中，崇高開始生成。當感性能力宣告失敗，理性便介入其中。理性不需要具體形象，它所面對的，正是沒有界限的總體、理念。

於是，人在自然面前的挫敗，反而轉化為對自身理性能力的確認：雖然我們的感官無法把握無限，但我們知道什麼是無限；雖然自然遠超我們的力量，但它無法威脅我們作為理性與道德存在者的尊嚴。崇高感，正是一種由不快轉化而來的愉快。

在此，崇高與美分流。美是形式的，是和諧的，是讓人安靜感到舒適的，崇高則是無形式的，是過量的，是讓人一度失序卻在失序之後重新站立。美讓生命感到流暢，崇高則讓生命先被阻斷，再以更高強度回返。這也是為何康德認為，崇高比更美直接地指向人的道德維度：崇高喚醒的不是感官的愉悅，而是人對自身使命的尊敬。

因此，當我們站在高山之巔，或凝視夜空，真正令人動容的，並不是自然本身有多偉大，而是我們在這一刻意識到：自然壓倒感官，卻無法壓倒理性。崇高不讓人自卑，而是透過「我何其渺小」這一認知，讓人感受到人作為理性主體的不可動搖。

這一份輕盈的自在，是在人確認生命有限之後，仍然選擇承擔、選擇思考、選擇成為理性的人的那一刻，悄然浮現。



普通讀者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到公園散步的「網紅」說法是「去公園撿快樂」。散步可以帶來快樂，這是運動科學早已證明了的。但是，在公園撿的快樂又不限於散步本身。我的書桌上，擺着一排形狀或圓或方、顏色或純或花的石頭，這些都是我去郊野散步時撿來的。撿的時候很快樂，一路把玩着回家很快樂，幾個月幾年過去了，得閒時摩挲一番依然很快樂。郊野四季之美、郊遊廣目暢心之樂似乎都被這些石頭吸納在裏面了。

我的書櫃裏還有不少葉片，或大

或小，早已乾枯成一律的黃，全然失去了被我從各地撿來時層次清晰的綠或紅，就像人老了之後長相變得都差不多，好像「老」本身就是一種相貌似的。但它們的存在，仍在持續散發着快樂。

撿來的快樂，又不限於小物件，還有記憶。記憶這個東西最怪，理性告訴你應該記住的東西往往記不住，有些東西沒有刻意去記，卻記得很牢。前者如，讀經典名著、詩詞名篇，滿心盼望把那些絕世好句刻在腦中，但終如寫在水面上的字，不待風

撿來的快樂

吹，就無影無蹤了。後者如，與舊友不期而遇，一霎時的驚愕轉而變為歡喜。在街角忽然瞥見一個場景：戀愛中的男女正相擁，稚嫩的孩子牽着老人慢慢地走，旁人的生命裏的寧靜或熱烈，本「干卿底事」，卻莫名讓人高興，過目難忘。刷手機，「撿」到一條消息或一個視頻，遠在國外的惡人終受懲罰，素不相識的好人得了好報，長舒一口氣，很快樂。

當然，撿來的快樂，只是人生樂事之一。快樂並不全靠撿。周密部署的偶遇，準時掐點的邂逅，也給人以

快樂。這種快樂，按部就班、直直直令，來自於認真真地完成自己的計劃。即便只是小計劃，只要能完成，也會得到小確幸。這種感覺好比你和列車都準時來到了站台，它緩緩開門，你徐徐而入，找到座位，放妥行李，踏實地等待必將抵達的目的地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年初致「老己」

點——自己。

日常的齒輪轉動不息，我們扮演着員工、伴侶、子女、父母，熟練地輸出體貼與擔當。然而，在無數個角色縫隙中，那個純粹的「我」的聲音，是否已被喧囂淹沒？我們記得他人的喜好，卻可能忘了自己愛吃什麼；我們安撫他人的情緒，卻任由自己的內耗無聲蔓延。「老己」的流行，像一場遲來的集體覺醒，提醒我們在顧念四方的同時，也該回頭，看看那個一路跟隨、默默承載一切的自己。

這並非自私的轉向。恰相反，唯

有當「我」的容器被妥善安放與滋養，我們才可能擁有更豐沛的耐心與善意，去真正地關愛他人。對自我的關顧，與對世界的祝福，從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，而是生命一體兩面的溫柔共振。

「老己」畢竟是名副其實的「自己人」，我們又何嘗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呢？收藏夾裏存了很久的詩與遠方的旅行攻略，加入購物車許久卻遲遲未曾結賬的心儀之物，手機相冊裏上次回家與父母的合影……這些都是「老己」細微的嚮往。未能付諸實踐，自有現實的緣由。他人的愁苦或

新年新曆

訊提醒自己，然而也再沒藉口沒記下、忘記了。

在實體日曆和月曆不再必須的今天，仍有新產品推出。不計某些商業機構送給客戶的月曆卡，不少新產品以增加觀賞趣味甚至收藏價值為招徠，如一幅每天或每月都變了樣的畫，既是家居辦公室的美觀擺設，也呈現個人品味。有書店以店裏的貓照片設計月曆，儘管每個月都有新挑戰，但至少可有可愛貓咪陪伴，想像牠們發出舒服滿足的「呼嚕呼嚕」聲音，日子也許更易過；有日曆以香港

電影為主題，好戲金句名場面，喚起集體回憶與共鳴，一起重拾力量 and 信心。還是實體好，買一個稱心如意的漂亮月曆回家，就是對新一年的美好期盼。

新年伊始，無論使用實體還是電子的日曆和月曆，無論要不要記下來，好日子壞日子，都要過。



雜果實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銅奔馬



咸雷台漢墓出土，以其驚人的藝術想像力震撼世人，被譽為「中國青銅藝術的奇葩」。

它最為人稱道的，是其卓越的構思與科學的平衡。創作者捕捉了天馬

超越飛鳥的剎那，以飛鳥的迅疾反襯出奔馬神速，營造出「揚鞭只共鳥爭飛」的意境。更巧妙的是，整個馬身的重量僅由一足支撐於飛鳥之上，卻完全符合力學平衡原理，歷經近兩千年而佇立不倒，體現了古代匠師高超的智慧。研究還發現，工匠為增強支撐，特意在馬腿內鑄入鐵芯骨，鑄成「鐵骨銅腿」，可見其工藝之精。

這件文物自出土便傳奇不斷。一九七一年，郭沫若先生觀後嘆為「稀世珍寶」，其「馬踏飛燕」的雅稱隨之廣為流傳。一九八三年，它被確定為中國旅遊標誌；一九八六年，被定

為國寶級文物。

如今，這匹漢代銅奔馬的雄姿，為二〇二六年央視總台馬年春晚吉祥物「驥驥」注入了靈魂。「驥驥」的設計承襲了銅奔馬昂首騰躍的造型，也為其添上源自漢代錯金銀器紋飾的舒展雙翼，寓意如虎添翼、騰雲逐日。



館藏擷英

閒雅

逢周五見報

軟萌新寵迷你刺蝟

在眾多萌宠之中，迷你刺蝟絕對是讓人一見傾心的小可愛。別看牠們渾身長滿了小刺，一副「不好惹」的模樣，其實牠們的內心柔軟得像雲朵。

當你輕輕碰到迷你刺蝟的小腿時，牠會立刻把腿縮得緊緊的，像是突然被搔到癢處的小動作。而如果你持續替牠揉肚子，那畫面就更療癒了——牠會慢慢放鬆下來，露出一臉享受又信任的表情，整個小身體都軟成一團，彷彿在說：「就是這裏，再揉一下！」

迷你刺蝟的肚子柔軟到不可思議，揉起來就像捧着一團剛醒來的麵團。尤其是牠粉粉嫩嫩的小屁股，圓嘟嘟、摸起來又有彈性，讓人忍不住想再揉兩下。這些微妙的小動作，都是迷你刺蝟表達喜歡、安心與信任的方式。

牠們性格溫和、安靜，不吵不鬧，是陪伴感十足的小夥伴。當你和牠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之後，牠會越來越喜歡你撫摸牠，一旦依賴

你，就會把最放鬆的一面放心地交給你。

迷你刺蝟非常愛乾淨。牠們最享受的時刻，就是你幫牠洗澡。你可以把牠放在手心，用小刷子輕輕刷洗牠的身體，牠會乖乖地任你清潔。但牠們不太喜歡吹風機這類的風聲，只要風一吹，牠們就會舉起兩隻小爪子，像是在抗議：「別吹啦！我投降！」

迷你刺蝟的腿短得像兩根小竹籤，跑起來卻像上了發條的小玩具，步伐快速又滑稽。等玩累了，牠會毫無防備地縮在你的懷裏呼呼大睡，而早上醒來時，還會抬起小爪子和你擊掌，彷彿在向你宣布：「新的一天開始了！」



萌宠集

焯仔

逢周五見報

待辦清單

上周筆者於本欄提及買了實體日程本，在手機紀錄外再作備忘。閒來翻翻，寫下近期印象深刻的事情，也可算是簡單的日記。一直以來都有收集貼紙和印章的嗜好，今年收藏品終可大派用場，用來粉飾本子，就成了閒暇的樂趣。

除了在日程本中左貼右畫，以呈現個人喜好和心情外，我也喜歡寫待辦清單。待辦清單可以是為每天、每周、每月，甚至每年而寫。生活繁忙，手機備忘錄常滿，但總有些事情非要靜下來才想得到，特別是看似不急於處理，卻又值得記下提醒的。例如向久沒聯絡的親友發個信息聊近況、找母校校友會職員更新個人通訊方法、到書店看看最新出版的小說，這些具閒情況卻又一直忘了去做的事情，最適合就是對着日程本慢慢思考、徐徐寫下，再安排時間去完成。

人們可能會說電話、手帳早已合一，還要什麼實體本子去抄抄寫寫？表面確是如此，但實際上每次

拿起手機，不消一會就會轉為回覆信息、看娛樂八卦或進了各大小電商 APP 購物，在忙得不亦樂乎之際，在腦海徘徊的待辦事項則早已煙消雲散，半點也沒記下。

找個可以靜下來及收起手機的時間，翻開日程本，寫個「待辦事項」大標題，只要開始寫阿拉伯數字 1 的時候，應做、想做和未做的事就會如清晨的露水不斷滴下，在心湖上泛起一圈又一圈漣漪，不單有助細想短期要做的事，還有利思考長遠的目標。唯一會受干擾的，就是突然想在本子裏貼貼畫畫，但那些充滿生活藝術氣息的動作，並不會如洶湧的手機資訊般在心湖翻起巨浪，然後將人席捲到虛擬世界，而是有助產生奇思妙想，開拓人生的新篇章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